

# 回首往事 溫故知新

浦瑛

從開始準備伊利華報十周年和伊利杯慶祝到活動圓滿結束已經過了一個多月，總是想好好總結一下得失，但心靜不下來，得失都已過了，就該完全放下了，但是放下二字說得容易做不容易。

1月27日晚上我在報社等候客戶，偶然發現書桌上有一份10年前的報紙，不知是巧合還是上天有意讓我回憶往事，這份報紙報道的正是伊利華報創刊的一周年慶祝活動，其中有一篇叫做《七嘴八舌》的雜文道出了華報一周年慶後的我對這次活動的反思。字里行間一幕幕彷彿就像發生在昨日，不久我的眼睛就模糊了，雖然光陰似箭十年彈指一揮間，但我再次看到熟悉老朋友的身影，可惜的是報道中有幾位參加一周年慶祝的朋友已經見了上帝。我告訴自己：人天天都會遇到遺憾與無奈的事，唯一珍惜時光提陸心靈是人生重要的學科。

古人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百金可以買駿馬，千金可以買美人，萬金可以買高爵，惟時間逝去不回頭。轉眼間伊利華報在克里夫蘭一個華人不多的城市里創刊已經走過十個年頭，辦報也算一個文化企業，企業就是要有生產力，但文化這個企業它需要耐力和信心，做十年報紙就像在培養自己的心力和能力。走過一個挫折，碰到一個阻力，讓自己又跨一步，人在犯錯中成長。當把“事事都是好事，人人都是好人”來勉勵自己的時候，大自然的磁場和人的能量互相交融，它能提高人的修養和處世。

人的一生能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又能在自己熱愛的事情里精進和提陸，還能以誠信敬業的態度對待自己做的事情，那么在擁有的這一生里，活的有意義有價值。人沒有辦法控制能活多久，但人能為自己創造條件活的燦爛。這次十周年慶祝，榮獲伊利杯家住匹茲堡的陳世瑞先生因為同一天他要在匹茲堡演講幸福人生，未能參加，他寫了一篇《失落的候鳥》與大家分享，我也將伊利華報一周年慶祝活動後的體會與您分享。時隔十年，我犯了同一個錯誤，而我得到的總結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等候智慧開啓吧！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四五十年前，當時在中學國文課讀到此文，只能言傳不能意會。“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心中既無悲情，也無鄉愁，風起時也沒想什麼就展翅“西”飛了。

這可能是我們那一代留學生的寫照，在那時候，大學畢業，出國深造，似乎是再順不過的前途選項，學理工的，有程度的，國外獎學金在等着你，苦讀的公費自費留學也可一拼，能力略不及的，也可請補習班代辦個人學許可，總之，教育部辦的出國講習會就像名校同學會，中學的，大學的同學精英，彙聚一堂，如此場合，能缺席嗎？加入吧，飛吧。

對於即將飛到的新世界，基本認識是模糊的，求生存，再成長，成了大伙兒的焦距，四五年日夜進出的大學，除了系上幾個操生殺大權的教授外，有誰知道校長的大名？對於政治體系，除了知道四年一選的總統，有誰關切誰是代表我們的州長及參眾議員？自己下個面，經濟又實惠，哪會有興趣去體驗皮薩啤酒的情趣？超級杯足球，也摸不清老美為何為它瘋狂，相對的，我們追求的是五“子”登科：1，推個65年道奇老爺車子，拿到駕照，24歲就是有車階級，多爽！2，佔到位子，有學位，有職位，中薪飯碗有了，從學校的實驗室進入了企業的研發中心，專心干吧；3，討個妻子，嫁個夫子，在有限的擇偶環境下，多交往，充分瞭解對方，太奢侈了，過吧；4，買個房子，捨不得吃，捨不得

穿，省下頭款再講，捨不得佈置，捨不得添傢具，湊合用吧，房貸成了形影不離的伴侶；5，生個孩子，全力栽培，因為那是我們達不到的理想得以實現，父母的愛竟是孩子的“限”，念了一輩子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也成了大學之道，在進名校名系，再

不愁吃穿。幾十年就這麼輪轉過去了，雖然故鄉的發展也有所聞，也有所見，但是在那一段時光，哪有閒情去關切五子之外的變化，車子固然從65年道奇換到了2012的凌志，但換車的爽沒了，不就是四個輪子嗎；領着研發小組每天在實驗室苦幹，但是企業不斷的消滅經費，同仁日減，經常得在擔憂“明天是否依然愛我”；夫妻之間的話少了，漂浮的感覺愈強，談情說愛的勁就愈弱了，在一起生活也成了好多怨偶的無奈；孩子大了，代溝更大了，離開本城（本家）成了好多華人工子弟的優先志願，房子大了，也就更像空巢了，人氣向稀薄的高山空氣，就這樣，寂寞來了，孤獨來了，憂鬱來了，當初的模範夫妻某某離婚了，有國學大師雅稱的某某實意了，年輕時活潑開朗的某某得憂鬱症了，平時保養得體的某某長癩了，就這樣，我們就好像住在雷區，隔沒多少日子，就會聽說某某“中彩”了。

退休後何去何從？我們的前輩年輕時往往經過故鄉的苦難，來美後一心在此重建根基，回歸的煎熬與誘惑並不大，而我們下一代台灣年青留

學生，他們起飛時就設定回程表了，他們像是一群有節奏的候鳥，一撥一撥地來去，而我們呢？羨慕他們，但是一想到回飛的過程，翅膀就變重了，那起飛的勇氣沒了，還是如今識盡愁滋味，欲飛還羞。雖然台灣的親友總在熱情的召喚，但是新的“五子登科”又上演了。一來當時班上“鴉鴉鳥”的某某，現在已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了，這一回去，我這“大博士”的“面子”往哪放？二來，我這兒所居的老宅最多也不過只二、三十萬美金，而台灣一個一千尺的公寓就要八十萬，這“房子”問題怎麼解決呢？三來，我能相信台灣的健保來照顧我這“骨架子”嗎？回來離孩子這麼遠，這一去豈不是生離死別嗎？最後，想“孫子”是怎麼辦呢？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就像一群失落的候鳥，心為形役，同時形也為心役，那份矛盾，就像李安導的少年Pi的那個Pi，如何去解？



## P10 飯後茶餘

## 伊利華報

2003年10月20日

時間很快，轉眼間，[伊利華報]已經一歲了，按中國人傳統習慣，第一年的發展關係着將來的前途與命運，想想就決定辦一周年慶；再想一想女人四十也是一個重大轉變（走下坡路了？），左思右想就辦一個大一點的慶祝活動，讓報紙在來年更加興旺，花了時間策劃了整套節目，並且邀請了加拿大著名的華人樂隊，還有現住美國的幾位中國資深演員，準備讓他們同台演出。

可是加拿大華人樂隊在進美國的大門時被擋在門口，理由是由於他們帶了一車的燈光和音響設備，還帶了自己的樂器，海關檢查人員還看到海報上每一張門票要35美元，並且又由於他們當中有人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持的是旅遊簽證，從下午6點一直等到晚上10點，海關檢查人員是橫豎沒有讓樂隊進關。而我們正在佈置場地的人，一下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驚得手足無策。

我打電話給大律師黃唯，星期五晚上到哪里能找到這位大忙律師。我好不容易拿到她先生的手機號碼，才找到她，聽到了她的聲音。她的第一句話就把我的希望打得粉碎：你趕快在本地找一個樂隊，自911，海關管理十分嚴格，請做最壞的打算。

我實在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就給克城所有有影響的華人領袖打電話，看看還有沒有希望。最後找到議員，他講的話和海關總署講的一樣，先要付錢1200美元，需五天時間。我是第二天要演出，那個樂隊演員各個認真負責，他們也想盡辦法想說服和感動海關總署。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凌晨2點他們離開了美國邊境，心情可想而知，我們這裡就不用說了。這就是我們認為的無常吧



陳師兄：如果您常常碰到無常發生，那您就能從無常中得到長進。

張師姐：為什麼不能控制無常發生呢？沒有錯，我們是要時時接變化球，但應該想到過境不是串門，沒有那麼容易，自己要注意一點是不是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都是人為的。

KITTY LEE：原來就叫你簡單一點，當地找一個DJ，有音樂就行，人家是要氣氛，本來也還想在經濟上幫華報一下。

EDDIE NI：你想過沒有，既然辦得這樣隆重，為什麼不到豪華的地方。像COUNTRY CLUB那樣的環境多好。

浦瑛：我已經賠了不少，我想這一下會讓我休息十年

林太太：做報紙做生意都是一樣，有賺錢有賠錢，我看你有能力，應找一份固定有收入的職業。

小何：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PARTY，我們哥倫布一行六人，都認為華報一定會有前途。

施惠莉：這是在美國，在楓林閣吃到的最好的菜肴。

陳就勝：活動辦得很好，我這座上都是名人，他們都說這報紙一定前途無量。

老顧：我叫你不要講究派場，你看我都浪費一張票，不要說，好多座位都是空的，你這次損失夠大，你應該多想想把報紙辦成大家愛讀的報紙。

浦瑛：我也不知道，想辦這樣活動讓報紙更亮起來。不過我真是懂了許多，在犯錯中去學習。再一次感謝加拿大藍月亮樂隊隊員們的辛苦和操心。

